



航天组诗

□王 童

今天我要登月

嫦娥偷仙丹上去了
 成了孤家寡女
 吴刚犯天条判苦役当伐木工没完没了
 阿姆斯特朗上去了
 留下脚印风吹散
 奥尔德林降落至
 月色送人归
 众目仰望天际
 月球车逐轨盘旋
 车落月尘起
 刮起环形山风阵阵
 今日天宫射大雕
 欲连接月轨创建人道
 人道通天衢
 开辟新边疆
 那孤独的月亮
 那悲情的广寒宫
 嫦娥你同吴刚私奔吧
 玉帝的天条撕它个稀巴烂
 天庭的禁忌穿破它千疮百孔
 你们要繁育生子
 你们要辟街开市
 你们要让玉兔撒欢乱跑
 你们要把宝镜鉴照人间男女
 女儿梳妆
 男儿开天跨过一方方星座
 这孤独的月亮
 这热闹的月亮
 冰壶沸腾
 蟾宫蛙鸣
 一千对婵娟



一万双方晖与恒娥
都去相爱吧
都去生子吧
生出无数个小月亮
剖腹至星云飞散新人类来临
金波荡漾黑洞穿越
星河银河搅起千重浪
今天我要飞天
今天我要登月

天宫穿越

美国国会 2011 年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国家航天局与中国进行太空有关的双边协议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的天宫计划不断挺进，目标是建立自己的空间站。

这宙斯的统治
这朱庇特的威严
他们高悬在天庭
他们让天兵天将构筑了森严壁垒
他们从宇宙的黑洞里伸出霹雳闪电的魔手
退出去
这是我们的领地
快躲开
这是我们的新边疆
我们有星球大战蓝图
我们有阿波罗登月壮举
我们的空间站绝不能让你们染指
各国的诸神已来过
群仙的盛宴已欢聚
但没有你们的餐桌
没有你们的夜光杯
天帝已下了逐客令

天军已列阵构起一道道防线
而我们是一群从花果山奔来的泥腿子造反者
是违抗你宗教裁判所禁令的异教徒
我们不羁的飞行没有止境
我们升腾的火焰从《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就一直奏响
我们的孙悟空将去大闹天宫
我们哪吒的风火轮将穿越你冥界的天河
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点燃三昧真火
吞噬掉你的特罗伊城墙
鲲鹏展翅
东方呼啸
两张不动声色而又坚毅的脸
仰卧在火焰之上的军礼行云流水
逃逸塔脱离
整流罩滑落
船箭分手
太阳光板展开
五颗行星前来护航
恰似粒子风将国旗激荡
你景丹的后人
你陈寿的子孙将续写新的历史
携燃烧的利剑去刺破苍穹
这是一把开启天使行宫的钥匙
这是一柄开天利斧
掀起海浪托起挪亚方舟
吹起东风直上九重天
我们的量子卫星将寻找到
暗物质中的十二星座
天蝎与巨蟹在满天爬行
大熊与白羊在比肩奔跑
挪亚活了
挪亚要拯救再生
这是我们的宫殿

这是我们东风小区的三室两厅
 一号二号邻家召唤
 去对接装修出另一方空间
 在此布局开舱吧
 在此遥看波塞东的海景
 在此飘落至月面与塞勒涅狂舞
 酒泉的醇酒将抛洒至狄俄尼索斯的唇边
 华尔兹波罗乃兹与安塞腰鼓
 群星似庆典的天雨散花
 太阳跃出银河的岸边
 奔向那彼岸
 奔向那燃烧
 奔向那辉煌
 除去那日脸的黑子黑斑
 焕发出青春喷薄的容颜
 我们是从这里诞生的
 我们的星球有地表地幔地壳地核与地心引力
 那一块块红色褐色与黄色的土壤孕育出了飞
 禽走兽花木鱼虫
 孕育出了山川河流与沉积的海洋
 海水是咸的
 海水之上游动着人
 人是从无机物到简单的有机物蜕化进化而来
 人是从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里点点滴滴铸就出
 世的
 我们在爬行
 我们在蠕动
 我跳出了双甲的贝壳
 我见过光滑的扇贝
 那上面是太阳系的圈层图案
 我看过白垩纪的化石
 那中间有我们生命的气息
 我们是石猴变来的吗
 我们是你崩散陨石再生的骨肉

女娲用这陨石去补天
 克洛诺斯将其扔进了地中海
 我们有了房间与街道
 我们有了战争与杀戮
 成吉思汗的铁骑与日德军队的钢盔
 拿破仑的横扫欧洲与 1812 年序曲
 斯大林格勒的血战迎来了诺曼底 D 日登陆
 核裂变的冲击波开启了地狱之窗
 我们穿行在蘑菇云中
 天与地交错了一个时代
 一切都沉寂了下去
 一切都沉沦到了海底
 畸形的科技
 扭曲的人性
 自大狂的独裁者
 我们伟大的德行
 我们不朽的荒谬
 那沉沉的黑暗
 那沉睡的宇宙
 那胶着的实晶体
 那层层叠叠的重压
 说是在大爆炸中炸出了日月
 炸出了天琴座与天燕座
 炸来了七姊妹星团飘过麦哲伦云
 炸开长江并黄河的水道
 炸飞太平洋顶出大西洋
 炸裂了喜马拉雅山撞开俄罗斯平原
 撞击挤压成尼亚加拉大瀑布和阿留申群岛
 而在大爆炸之前那是什么
 一块凝固的黑暗？
 一堵无边的迷墙？
 中生代古生代
 欢乐的草原被大洋掩埋
 茂密的森林沉入海底

层层叠叠
断断续续
成了煤层
燃烧出了生命
那旋转的地球在元灵的怀抱里繁衍出了美索
不达米亚神话
繁衍出了华夏一族
这地球上有一些想入非非的疯子
他们成了天神的联络员
哥白尼牛顿
伽利略落下阇
最初的上苍之音由他们传来
他们有的被烧死
有的被追杀
但开普勒的眼睛仍在延伸
千百年过去
齐奥尔科夫斯基向上苍伸出了五指要到月面
上取石头

科罗廖夫、冯·布劳恩与钱学森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加加林与死神擦肩而过
阿波罗十一号奔向月球
杨利伟驾驶着神五奔行
你看见了什么
你听到了什么
你看见了玉兔奔跳的身姿
你听到了安泰俄斯咆哮的声音
旅行者一号已抵达太阳系边沿
能存亿万年的光盘奏响了地球之音
斯瓦斯里语
阿尔泰语系
汉藏语系
阿拉斯加的风声
青海湖鸟岛上的鸟声

杭州湾的梅雨声
潮汕的广东话
贝多芬的《命运》与列农的摇滚
但丁《神曲》的炼狱与屈原《问天》的痴心求索

我们渴望得到回音
我们期盼埃俄罗斯一纸收条
菲莱擒住了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
天宫二号伴随着脉冲星导航升空的对接
我们已打开通往玉皇大帝与雅典娜宫殿的
通途

任鹰星云重重阻隔
任赫卡忒用暗夜的斗篷来遮蔽
盘古的神力女娲的执着精卫的蹈海
已将天堂的大门洞穿

天上的中轴线

刘洋回来了
景海鹏出舱了
刘旺流泪了
那天他们从基地出发
从天安门出发
从中轴线乘神九腾飞而去
他们沿着那万家灯火划过了一道彩虹
天上的中轴线群星璀璨万仙起舞
天上的大栅栏与前门大街人声鼎沸
群神在汇聚欢会
千魂在显灵高歌
从仙女星座到麒麟辰轨
私奔的恒娥
叛逆的齐天大圣
王母娘娘的酒缸掀它个底朝天
痛饮吧

这中国神话的续篇的琼浆
 抃风舞润吧
 这余音袅袅的中国风笛
 嫦娥已不再寂寞
 她有了自己的家
 这家叫天宫一号
 这家就在天宇庙堂中轴线的尽头
 这家与嫦娥二号为邻
 这家已出入了众多关里关外的儿女
 这天上的街市
 迎来期盼千年万年的河南与河北老乡
 这天上的中轴线连接到了永定门和故宫的坐标上
 我们唤响了天籁之音
 我们乘上天马牵引的战车
 正是从那一刻起
 我们撕碎了皇帝的诏书
 我们推翻了宙斯的统治
 我们唱着自由之歌
 翱翔到了九天之上
 这光年沿射的中轴线
 把银河系与黑洞彼方的漩涡星系环绕在了一起
 这里有祖冲之张衡与郭守敬的名片
 这里还有一颗钱学森星
 还有飘荡在暗物质与宇宙尘间的众多华夏英魂
 我们的神州冲破大气层旋转着回来了
 你看到了长城
 你见到了景山
 你在长安大街滑翔着
 你带回了天上瑞福祥的帽子
 你把全聚德的烤鸭送进了太上老君的火炉
 这是2012年6月16日18时37分24秒的奇迹
 这是2012年6月24日的飞天长吻
 天上的前门大街旁
 情侣在散步

夫妻在对歌
 刘旺为妻吹响了口琴
 刘洋为夫舞起了太极拳
 景海鹏想起将要高考的儿子
 到中轴线上去走一走吧
 到天上的闹市去逛一逛吧
 你来了
 我也来了
 月亮映照着我们的脸
 宇宙重生着我们的生命
 天上的中轴线离我们
 很近很近

嫦娥笑了

我的同学叫刘洋
 我的同事也叫刘洋
 我同学的同学
 我同事的同事中
 也有诸多个刘洋
 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这是一诞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姓氏
 她来了
 沉重的宇航服托载着她娇小的身躯
 她坐进了燃烧的火箭之上
 她在倒计时的分秒里恬静地渴望着宇宙
 她在读飞行手册
 她在拨着自己的生物钟
 她将身轻如燕地向上飘去
 飘过蓝天白云
 飘过太阳星辰
 她飞越了她姓氏中的大洋
 在月亮和哥白尼的弧线中舞起了嫦娥的

飘带

孤寂的嫦娥笑了
飞翔的刘洋也笑了
我同名同姓的刘洋也笑了
还有那众多的我和众多的她都笑了
他们同刘洋一起
目睹到了嫦娥的月脸
那灿烂的笑容

催醒天国的沉寂

群星在溅落
群星在飞舞
那是飞船的双桨搅起的波浪
星幕在变蓝
星辰在蒸腾
那是穿越亿万光年的眼睛
那是找回历史足迹的拓片
恐龙是这样消失的
恐龙的生命已在这星宿上找到
一个轻飘的飞舞
一束嫦娥飘带的展开
寰宇之音唱响了生命之歌
我饮了吴刚之酒
我抛洒了桂花花瓣
我因而成了失重的醉仙
我因而拥抱了盘古之神
太阳的彩带系在我的腰上
太阳的巨轮沿着我腰际的轨道在运行
阿波罗伸开了双臂
和平号展开了胸怀
我们在宇宙之光的逆射中
我们在夸父逐日的奔行中
宙斯我们来了
玉皇我们来参拜了

织女我们为你搭上了鹊桥
牛郎你忘情地拥抱吧
我轻轻抚摸你的容颜
我们为你飞流出了另一条银河
我的名字叫神七
我的名字叫神六
我的子孙将叫神八与神四十八
我们要在这里高屋建瓴
我们要在这宴请宾朋
在清风白月中
我们吟李白将进酒
在月和日冲中
我们奏响《春江花月夜》
我们邀请八方仙客
我们诚召九州共工
我们在震动的灾变中唤醒精卫的力量
我们在破碎的山河里挥起了羲和的长鞭
在那昼夜旋转的经纬度上
我们丈量出了彩虹飞舞的尺度
在那黄道与地平圈的交角里
我们穿越了天帝的宫廷
我们的火炬传递到了这里
我们的国旗插到了天岸
我们要催醒天国的沉寂